

# 历史名人在西大

## ——节选(一)

在九十周年校庆之际，我校策划出版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，丛书共六个部分：《马君武译丛》《历史名人在西大》《讴歌未闻——广西大学校友回忆录》《广西大学校史（2009—2018）》《广西大学校志（2009—2018）》《画说西大》。其中《历史名人在西大》介绍了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，既有马君武、白鹏飞、雷沛鸿、杨东莼、盘珠祁等学贯中西的历任校长，还有李四光、陈寅恪、李达、陈望道等学富五车的著名教授，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高校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。本期开始，本报将陆续节选该书。

## 马君武：从民主斗士到一代宗师

蒋钦梓

### 发狠“拼命读书，立志做人”

马君武，原名道凝，号厚山，后更名同，又名侗，字贵公。留日时，改名和，字君武。留德后才以字行。他祖籍湖北，出生却在广西的恭城县府。曾祖父马丽文，进士出身，累官至广西思恩府（治所在今武鸣），旋卒于任所。父亲马衡臣，做过恭城、平南、荔浦、马平（治所在今柳州）等县府的幕僚。

（1881—1940），留学德国，获德国工学博士，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、科学家、教育家，又是一位爱国诗人，还是一位作品丰富的翻译家。他在中国任过多个大学的校长，但以他在自己家乡广西大学建树最多。他不仅是广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广西大学首任校长，并先后三次出任校长之职，1940年在任上去世，周恩来所赠挽联称之为“一代宗师”。

马君武自幼聪明，七岁时在桂林盐道街天帝庙读书，老师汤荫翹出对“鸡唱午”，他对“鸟鸣春”，用的是唐代大文豪韩愈“以鸟鸣春”的典故。可惜“神童”九岁丧父，生计日窘，家境益困。小时候“课余时间与其妹助母缝衣边、插爆竹引线。母子五人吃一碟臭咸菜送饭，午饭吃剩下的，晚饭再吃”。后来，他随做幕僚的舅舅去阳朔读书，但有空就到后山玩耍，或捉蟋蟀，或采野果。更出格的是他平日和一班年幼的仆人打牌赌钱。舅舅勃然大怒，差人把他送回桂林，并写信列举诸多劣迹，要求马母严加管束。

母亲怒其不争，把儿子一顿好打。从此他痛下决心：“拼命读书”，“立志做人”。这一年他十二岁。

次年，他附读张家学馆，馆设桂林南门五美塘附近。他勤奋好学，手不释卷，文章往往冠于诸同学辈。十四岁时从陈家表舅学。陈府有“怡楼”，藏书颇富，君武尽得阅读，学问大增”。是年秋，得识灌阳人、台湾巡抚、“台湾民主国总统”唐景崧。马君武以十分敬佩的心情，向唐深深作揖，唐夸他很有才气。

1897年，新中进士的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。他在桂林办广仁学堂，倡导新学，录取的学生多是向往新学的青年。当地有才华的青年如，龙积厚、龙焕伦、龙应中、况仕任等都是他的高足。“君武时以年幼，未克入门为康氏弟子”，然得“常从龙、况诸人问学，自此始知有新学、旧学之别”。

1898年，光绪皇帝变法图强，桂林开设体用学堂，聘唐景崧为中学科总教习，还开设西学，并学英语，是为广西有现代教育之始。次年，马君武独自投考，名列前茅。再次相见，唐景崧当然高兴，勉励他以科学救国，立志学好英语、数学，接受西方科学文化。

马君武对从西方传入的格致科学有兴趣，对维新派倡导的变法维新言论尤为推崇。当时学堂规定要写日记，马君武与同学们便在日常日记中评论朝政得失，抒发感时伤世之情。“事为学堂提调陈绥馆获知，视为犯上作乱，决定严加处分”。他便与邓家彦、秦嗣宗等潜逃出堂，转赴香港。邓、秦就读澳门储才学堂，马君武独赴新加坡，知康有为也逃亡在此，便去谒见，执弟子礼甚恭。其时，变法维新失败，光绪被幽禁。康有为号召“勤王”，唐才常起义武汉，康要马君武回八桂起事响应。没想到回国途中唐才常起义失败，马君武便隐居桂林，“乃韬迹故乡数月”。其间，邻居失火，殃及马家，先人遗物付之一炬。马君武原有弟妹数人，此前皆相继身故，仅留下一个使女，他只好于这年冬携母及此婢离桂同赴广州。在漓江夜航的孤舟上，他追抚往昔，对先前热爱保皇之道感到怀疑，不由得怅然自问：“茫茫前路我何之”！

在广州，他寄居朋友家，入丕崇学院学法语，其母主婢二人以针线度日。第二年春，他赴沪入震旦学院学法文，也为友人所创的编译社翻译西文著述，以《法兰西今世史》开其端。其间，囊中羞涩，常常以烂芭蕉充饥，借路灯看书。好在同学之父、东莞知县刘德恒资助他大洋四十元，得以赴日本留学。他是广西第一个自费回国的留学生。

### 从政碰壁，应邀回桂从政

时逢乱世，地方不宁，书生百无一用。等待马省长的，不仅没有好运，反而是一场灾难。在马君武官场失意时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他的家乡广西却发生了新旧交替的大变化——新桂系登上历史舞台，李、白、黄（绍绂）邀请他回广西筹办广西大学！

1925年，新桂系统一广西。时李宗仁三十四岁，白崇禧三十二岁，黄绍绂才三十岁。这些年轻的广西统治者，读过书，接受过新思想，有理想，有抱负，在军阀混战、弱肉强食的年代，当然想加强广西经济和文化建设，巩固已取得政权，争取以实力与各路军阀抗衡。他们环顾邻省，都有大学，唯独广西没有高等学府，八桂子弟负笈京、沪、粤、汉各大学攻读，多感不便。为培养建设广西的人才计，于是，筹建省立广西大学提上议事日程。

虽然当时省内满目疮痍，百废待举，所幸兵燹暂息，社会秩序逐渐恢复。1927年冬，由省主席黄绍绂邀请马君武回桂，创办广西大学，从此，中国政坛少了一个勇猛的政客，却多了一个学界的宗师。

广西大学校址选在梧州市河西区蝴蝶山。1928年10月10日，广西大学开学。马君武为首任校长，盘珠祁任副校长。广西上下庆幸得人。

当年的第一届学生周百嘉回忆：1928年10月10日广西大学在梧州开学，典礼在该校土木工程馆举行。会场布置简单、朴素，全体师生三百余人，济济一堂。马校长穿灰色长袍，缓步走入会场，全体师生热烈鼓掌，起立致敬。典礼仪式也很简单，由马校长主持。西大筹备委员一黄华表先生代表省政府授印。马校长接印后，即宣誓就职。然后对师生讲话，表示：一定要把西大办成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。现在虽然尚未在教育部立案，但由我马君武签发的毕业证书是同样有效的。马校长言词恳切，同学们无不衷心钦佩，深受鼓舞。典礼历时一小时结束。

当时，广西的教育落后，省内高中毕业生不多，生源不足，故先办三年制预科。学校仅有预科生三百人。虽然办的是大学，实际是高中性质的预科，但马君武凭着自己的人

际关系和在国内学术界、教育界的名望，在全国聘请第一批学识渊博、学有专长的教授十三人。他们是白鹏飞（兼校务长）、马名海（兼教务长）、蒋继尹（兼总务长，《校志》《史话》等多种资料均误为其胞兄、曾任广西省参议长蒋继伊）、龙伯纯、严恩榘、黄叔培、周楚生、黄方刚、陈荫仁、刘尔题、曾昭桓、周萃机和张钦五。所聘的第一批教授，几乎都是留学生，个个都是学有专长，为一时才俊。

当时，教授们除校务长白鹏飞外，都担任预科班课程的讲授。如马名海教物理，蒋继尹和周萃机教化学，龙伯纯和张钦五教国文，严恩榘教矿物，黄叔培教平面几何，周楚生教代数，黄方刚和陈荫仁（兼《中国评论》英文版主编）教英文，刘尔题教生物学，曾昭桓教历史和地理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1929年4月，两广战争爆发，李、白、黄不敌，粤军进驻梧州。刚刚开学不到一年的广西大学，因经费无着，被迫停办。

马君武只好离桂赴沪，后应蔡元培之邀，出任中国公学校长。总务长蒋继尹教授疏散回家乡全州，竟在昭平死于土匪之手。

看似山穷水尽，不想世事多变。1931年2月，因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被蒋介石扣押，广东军人纷纷反蒋援胡，两广又重归于好。是年5月，粤军退出梧州，广西局势逐渐安定。广西政治委员会决定恢复广西大学，仍聘马君武为校长，盘珠祁任副校长，并电召两人返回梧州主持校务。

这是马君武第二次任西大校长（1931年9月—1936年7月）。

省府为了加重分量，电报又说：“务恳惠然归来，俾得早日实现，非特本会之企盼，亦全省人士之所渴望者也。”当时，马君武在上海，盘珠祁在香港。这封电文让两人欣喜不已，便在香港碰头，商量复校事宜，分别在上海和广西省内登出了招生广告，物色教授。自7月中旬到8月中旬，学校又先后多次电省府呈报学校诸等事宜，考试也定于9月10日开始举行。

孰料广西省政府朝令夕改，竟于8月20日，一纸公文决定停办广西大学，两位校长被改聘为省政府顾问，理由是“所办预科班其实与高中部无异”。接电后，两位校长感到问题严重，立即回任省教授，又电请李宗仁、白崇禧收回成命。理由是：我二位是奉省府的电文召回来复校的，期间请求拨款修葺校舍、补购校具，都力求节约，其预算书也请你们查核在案；同时，一面在沪聘请教授，一面布告招考学生，现所聘各科教授已陆续来桂；上海已考取本省学生预科六十名，理科、本科四十名，省内已在梧州、南宁、柳州、桂林四处招考。“若突将西大停办，不特君武、珠祁等个人信用全失，即钧府亦何以信于国人？况西大恢复不独为本省父老子弟之所渴望，即全国人士对于吾省此举亦认为革命政府建设精神之表现。”总之，从个人、从西大、从省政府的威信考虑，都应要求省府收回成命。第二天，两位校长又风尘仆仆到广州，面见李宗仁。次日，《民国日报》刊登李宗仁否认停办西大之文电。

1931年9月15日，广西大学终于恢复上课。10月10日，举行本科第一届新生（理学院第一班三十人）开学典礼，马君武校长发表演说，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广西大学成立了，从此，广西有了自己的大学，不必去外省读书了。广西经济贫困，是文化落后的省份，首先办实用科学。所设理、农、工三个学院，今年先招收农科和工科学生，以培养建设广西必需的人才。现在所请的教授是全国知名的教授，希望现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在勤读科学，不要辜负广西父老的希望。”“我们要提倡这样的学风，师生共同生活，教授似家长，学生像先生的子弟；学生很用功，自修时间均在自修室自修。”“我们提倡‘锄头主义’来建设美好的校园。有了‘锄头主义’，才能有强健的体魄，才能担负起建设广西的任务。”

### 手脚足麻，呕心沥血办名校

民国元老居正先生在《马君武碑铭》中说马在广西大学的创建过程中，“一木一石，一瓦一椽，一几一席，悉心擘画，手脚足麻，虽在疾中，未尝少息”。

事实也是如此。西大旧校址是在蝴蝶山上，原是很瘠荒的地区，岭冈横亘，荒草累累，鸱鸺狐号，匪盗出入，梧州人称之为“鬼门”。但经西大辟为校园，创办之初，马君武惨淡经营，提倡“锄头主义”，并率领全校师生员工辛勤劳动，披荆斩棘，经过建校期的大规模开山填土，修筑道路，整治环境，几年之后，蝴蝶山变成风景优美、林木葱郁、楼房掩映、道路开阔、书声琅琅、弦歌四起的校园。加上居高望远，视野开阔，鸳鸯河水静静流淌，优美恬静，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处。

广西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苏宏汉，多年之后回忆当年的情景，仍然激动不已。他说：“蝴蝶山的沟坎是我们填平的，操场的土方是我们挖的，所有路旁的树木是我们栽的……将一座荒山建成幽雅安静而美丽的校园，这都是马校长策划的结果。”

当然，这仅仅是校园面貌的改变，为学生读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，更重要的是广西大学在基础很薄弱的起点上，几年时间就迅速获得了超常的发展，接近或跟上国内先进水平，引起全国的瞩目，这不能不说是马校长的功劳。马君武校长在西大创办之初，就立了很高的办学宗旨和目标。他亲自撰写了广西大学的校歌，歌词为：

保卫中华，发达广西，是我们立校本意；为国牺牲，为民工作，是我们求学目的。努力，努力，大家一齐努力，求得知识，锻炼身体，更遵守严格纪律。努力，努力，大家一齐努力，对内团结，对外抵抗，为国奋斗到底。

马君武自己学贯中西，游历丰富，年轻时候就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教育，睁开眼睛看世界，意识到“非精研西学，不足以致中国于富强”；他给一位学生题词“集世界之知识，造极新之国家”；他从世界大变局和人类大转折的高度，审视中、西的变化和关系，探求和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，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遥遥领先于世的文明大国，为何到了近代却成了被西方欺凌的“弱肉”？得出的结论是：近世以来，世界发生了巨变，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。

“要想医治国家的疾病，只有施行新教育；施行新教育，目的在培养国家纯洁的意志，以造成坚贞、强国、刚正的品格，形成社会新秩序。”在西大纪念周上，马君武引用柏林大学校长菲希德的话来开启大家。他认为要施行新教育，师资力量起关键作用。

办学之初，马君武就决心要把广西大学办成名校。他深知要办名校一定要请名师：大学有如金宝塔，底座愈坚实、愈巨大，就能树得起愈高的塔尖；大学师资水平愈高，就能培养出愈拔尖的学生。为此，马校长在全国范围内聘请名师来校任教。

他深知广西地处僻远，外省有名望的教授不肯来，纵然来了也仅逗留一年半载而已。为了留住名教授，学校开出的薪金往往比广西籍的高出许多。他儿子马保之（原名马保罗）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，马君武要他回广西服务。他与两位同班同学来西大当助教，马校长给外省的助教每月薪

水一百六十元，给他儿子及本省籍的另一个助教则为一百二十元。他对儿子解释这种“厚此薄彼”，说：“广西既穷，又缺少人才，想将外省籍老师罗致到广西来很不容易；外省籍的愿意来西大任教，只能用多给一些钱的办法来鼓励。”他认为广西人为广西服务，尽心尽力是应该的。

马君武不拘一格用人才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愿意为西大服务的，一律破格提拔，大胆任用；反之，对不安心本职工作、学生不满意的，则不管资历、学识如何，一旦聘期已满则立即解聘；每年6月，凡胜任教学工作的，继续聘用，增加薪金一级，个别优秀者得加薪两级。为了长远发展解决师资问题，学校又规定：凡在西大任教两年以上、工作成绩突出的中青年助教，学校保送到欧美留学深造三年，期间除照发原薪外，另借款作为学习和生活费用。但回国后必须回西大执教，并在一定年限内还清借款。归还的借款又转借给下批留学人员使用，周而复始。

他原计划保送一百名助教出国留学，后因战乱，只选送了郑建堂、余克缙、杭维翰、徐震池、汪振儒、熊襄龙、叶培、秦道坚等人。这些人学成回国之后，都成了广西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骨干。

为了使教学跟上时代的步伐，1932年，马校长亲自到欧美几个国家实地考察了四个月，一方面研究国外教育和科学发展情况，另一方面为学校购买器材。接着，盘珠祁副校长又去苏联考察。与此同时，学校还请了许多知名的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或任教。

为了减轻学生负担，学校设立“苦学基金”，用学校银行存款的利息和教职员自愿捐助的钱，去接济成绩优良的学生。奖学金分六等，学期考试各科平均九十分以上的，可以免交全部学杂、膳食、书籍费；各科平均分达八十分以上的，可免学费，这是最低的奖励。二者之间，又按成绩高低，分有四个等级。还搞勤工俭学，在校内找些工作给贫苦学生做，不致因家庭困难而中途辍学。

### 学校分解，愤然辞职离广西

1936年广西省政府根据《高等教育整理方案》，改组广西大学，校长由省主席黄旭初兼任，废副校长制，改设秘书长；设校本部以资统辖各学院；将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改并为西大的文法学院，省立医学院改并为大区的医学院，与校本部同设南宁；将理学院、工学院并理工学院，与农学院仍设于梧州；聘马君武为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，聘盘珠祁为西大农学院院长。

关于这次改组西大，有书说是马君武反对军训，让白崇禧很不满意。事实并不尽然。

事实上，在外族入侵、国破家亡之际，素有爱国之心的马君武，不仅不反对军训，而且是坚决主张军训，只是对军训占用学生上课时间不满。他多次在演说中批评“打仗不需要大学生参加”的错误观点。他在演讲中说：要收复失地，“我们除了全国武装外，别无第二条生路，”“我们此刻实行军事训练，是万分必要的，我们军训的目的，就是预备敌人来的时候，能够指挥民团作战，守住我们的广西，不要被旁边的敌人侵入之患，临时手足无措。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土地和人民，不能不如此准备。”

马君武是这样说，广西大学也是这样做的。西大开始军训是在1932年秋，不仅授以军事术科，并加以严格的军事管理，要求学生一律要穿灰色军服，扎皮带，戴军帽，挂领星、胸章，缠绑腿，过军事化生活。每天执行早晚点名制度。早、午、晚三餐由号兵吹号召集列队入席，严格执行请假和奖惩制度。当时规定学生在校内寄宿，晚间在宿舍自修，有时还要搞夜间演习。到了1933年寒假开学后，西大女生加习看护学，每周增设妇女看护学习两小时。1934年，马校长还号召广西大学学生，“团结起来，拿书本，拿锄头，拿枪炮去救国”，“以唤醒民族，复兴民族”为己任。

战争期间，华南也为日机骚扰。为安全考虑，白崇禧要把西大的各院分散到各地去（但有书说是白崇禧有意为难马君武）。马君武闻知这个消息，大为愤慨，曾对教职员和学生公开说：“西大各院是万万不能分割的，我一定拼老命去力争，不许分割，而且期必达目的。”他以为李、白还是尊重他的意见，于是，他先到广州去见李宗仁。李道：“此事是健生（即白崇禧）办理，你回去和他商量吧。”他于是又跑到南宁见白，请求不要把西大分割。白氏当面说道：“好吧，你先生说怎样办就怎样办，不分就不分吧。”以后白便出巡视察各处。

马君武以为目的达到了，便欣然回学校。不料白崇禧为了避免和他争辩，一面口头答应他，一面下令把西大改组。马校长异常丧气和愤慨，因有“拼老命去力争”“必达目的”的大言在先，不好食言，便于当年7月愤然离开了西大。

### 省立改国立，师生喜迎老校长

1938年，中国科学院院长竺可桢、副院长李四光写信给马君武，想把科学院迁到桂林，马即去信热烈欢迎，并协助他们购买雁山水源岭一带作院址。8月，他与李四光筹建桂林科学实验馆于桂西路，被举为常务委员。

这一年，学生闻说马君武先生已从上海回到桂林，便摇铃集合，到省政府请函，要求批准马君武重任广西大学校长。而马君武也记挂着广西大学。当时，西大面向全国招生，加上不断地接收各战区来校的借读生、转学生，已打破单一招收广西籍学生的范围。此外，全国学术界知名人士前来西大任教者日渐增多。因此，当时西大的师资力量、教学质量、学生素质，乃至图书、设备等均不逊于国内名牌大学，但学校属于省立，地方色彩甚浓，阻碍了学校的全面发展。于是，从1939年春开始，学校发起“国立运动”；6月，省主席黄旭初代表广西当局，对西大改国立一事表示赞同，同意转报教育部审批。同年8月22日得到批准，并命马君武为广西大学校长——此前的1937年，黄旭初到庐山担任训练团工作，据说蒋介石曾对他：“西大校长，还是仍请马君武先生来担任较好。”

但马君武因上次白崇禧“逼”他辞去西大校长职务，心中不快，表示不干。不过看到各院校师生派代表前来敦请，欢迎他重返西大，他才欣然允诺。

德高望重的老校长重新上任，真是双喜临门，全体师生无不高兴。回校那天，师生欢欣鼓舞，燃放鞭炮，如过佳节。1939年9月23日，马君武第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。到任的第一天，他说：“我向来不找事做，但若国家有事要我办，我也不辞，尤其是在此国难期间，人人应该尽力救国。我又休息了三年，精神业已恢复，不妨再来主持西大。”

其实，这时马校长身体已大不如前。也就是马君武第三次任校长的一个多月前的8月7日，他的次子马卫之由德国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。当天，恰逢马君武六秩大庆（实为满五十九岁上六十），长子马保之也在这天结婚，他喜悦之情自不待言。在定桂门的太白酒家设了寿筵和喜筵，马君武拉着卫之手，带他认识一些亲友。马君武患有胃病，在那喜庆的日子里，他还是喝了不少三花酒。

喜庆之后，他即带病上任，不仅家人为他的健康担忧，

就是他的老朋友包括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，也曾对他流露过这种担忧的心情，但他却说：“有的学生望着我哭，我哪能不去……”

在重回西大不到一年的时间中，马君武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。他平时住在良丰校园的校长宿舍，周末就回桂林杉湖畔的寓所……胃病像阴影一样一直没有离开过他。有一天深夜，马君武胃部剧痛，马卫之只得去叩邻近医生的家门，请求医生来急诊。当时正值抗战中期，桂林的医药条件很差，只能服些止痛、治标的药，第二天马君武又抱病回校。

西大由省立改为国立，校务纷繁，他已屡屡显得力不从心。当时，其夫人又远在上海，马君武身边乏人照顾，体质日弱，但由于他与西大感情甚深，还是愿意再度效劳。

校务确实繁重。理工学院在梧州被炸之后迁至良丰，由于没有实验室，原有的机器运到后无处安置，只好放在露天空地。一些仪器虽然装在箱里，然日久不开，损坏不少。还有一部分仪器为了避免敌机轰炸，收藏在山洞里，受潮侵蚀，有的已生锈损坏。马君武来校接事，见之几乎流泪，心痛异常，便立即在雁山修建图书室、物理馆、化学馆、机械馆、材料实验室、电机室、矿冶室及学生宿舍，还拨款十余万增添图书仪器，并将山洞里的仪器取出应用，极大地改善了广西大学的办学条件，全校师生非常满意。

马校长三次主持西大校务，让西大成为全国排在前头的大学，有很多治校方略可以总结，一些观点，至今还有现实意义。

如他在一次演讲中，提出一个优秀民族必须具备的三种要素：

一、道德。中国贪赃枉法的事太多了，从前的汉阳铁厂与日本的小幡铁厂、中国的招商局与日本的邮船会社都是同时办的，可中国方面由于贪污很厉害，以至到今日不能与人较量。广西向来惩治贪污甚严，这是一个救国的好道路。每个公民都应该培养好的道德，才能协助政府，完成复兴民族的希望。

二、知识。社会上往往把知识看成是青年的专用品……往往使知识脱离实际生活，士兵认不得大炮标尺，不能好好驾驶坦克……今后我们要认清教授与学生都是国民一分子，都应该替国家做事，国民都是站在同一战线上，不应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

三、体力。我从前在国外读书，看到外国学生在铁厂工作，拉风、烧炉做得很好，然而一些中国学生都做不来……前方打仗，是在泥水中过生活，没有好的身体就不行……广西山地很多，桂林门前就有很多山，大家多走山路，还可以锻炼身体，把自己锻炼成为复兴中华的勇士……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……大家能振作起来，不强盛是没有天理的。（马卫之《怀念我的父亲》，见《广西大学校刊》2005年第1期）

抗战初期，马君武就提出西大的三大教育目的：一、科学的知识；二、工作的技术；三、战斗的本领，以达到救国的的大目的。他深信，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，仅掌握书本上的知识，难免理论与实践脱节，缺少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或者只适应局部工作。因此，他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包括他领导的两广硫酸厂去实习。组织生物系、农学系、林学系学生到都庞岭、十万大山、花坪林区等地，研究森林群落，采集植物标本……

1940年2月，西大改国立后第一届学生二百一十五人毕业，来宾及全校师生一千多人参加毕业典礼，白崇禧到校讲话。这一年，正值马老六十大寿，为了表达对校长的热爱，学生会与学校当局商量为他祝寿，全体师生共同庆祝，并演戏三天。学校里盛况空前，氛围十分热烈，农学院也从柳州派学生代表来祝贺。西林公园喜气洋洋，有学生回忆“那水榭、亭台、红豆院，都显得格外光彩”。

马君武在生辰聚餐会上，即席讲话长达三个小时，他对诸生倍加勉励，希望年轻人勤学苦练，从小打好基础，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，做一个有民主和科学头脑的人，并叙述自己幼年孤苦，家境贫寒，以及后来求学所历之艰辛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屡屡以巾拭泪。又历举生平所受亲友之助，一一举其姓名，表示深深的谢意。在致辞尾声中，马君武解释他的才能“秘方”时说，那就是“堂堂正正做人，清清白白做事”。其诚挚之情，使在座者无不为之动容。也有人以为不祥。

聚餐会不久，马校长归家突感不适，终致一病不起。1940年8月1日，马君武因胃溃疡不治，不幸在雁山国立广西大学校舍逝世，享年六十岁。国民党中央决议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，发给治丧费五千元，生平事迹交国史馆，特派委员黄旭初代表致祭，举行了隆重悼念仪式。由省政府、省党部、省绥靖主任公署、国立广西大学、广西临时议会会等，组成马君武先生治丧处。

曾屡被马君武指名道姓地痛骂，比之宋高宗、秦桧的蒋介石，发来电唁并送来了挽联，挽联为：总理昔追随，革命应推先进；英才资教育，吾民痛失导师。

时任国民政府桂林行辕主任李济深，在前线指挥抗日的李宗仁、白崇禧等都送有挽联。其他如黄旭初、程潜、冯玉祥、于右任、龙云、陈立夫等一大批国民党政要员均送有挽联。还有他的干女儿、著名大演员小金凤，吊马先生的挽联是：抚我若亲生，慈父心肠，大人风度；昂身而说法，桃花旧恨，木兰新辞。

更有驻重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，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送来挽幛，题“一代宗师”。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朱德、彭德怀也合赠挽幛，题作“教泽在人”。

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建议在雁山建立“马君武植物园”和“君武小学”，以纪念他为民主革命、为祖国的教育与科学文化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。10日，安厝于桂林雁山之阳。一位亲历当天送葬的学生回忆：“西大至雁山脚下七里多路，沿途笼罩着哀伤，人们肃立路旁，供奉水果、香烛，伴着泪水，伴着无尽的思念。两千多人，西大的学生，马君武的亲友，生前好友，行列蜿蜒，护送马先生的灵柩。”

全校在大礼堂开了隆重的追悼会，来悼念的达官显贵、学者名流众多，会场挂满了帐布，送葬的队伍排了一里多长。马校长葬在雁山南麓，坟家至今保存完好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也未受到什么破坏，因为良丰雁山当地的老百姓都了解和敬重马君武先生，并对马君武葬在自己的家乡引以为荣。

教育界的一代宗师、刚满六十岁的马君武，从此长眠桂林雁山下。

<b>责任编辑</b> 廖文丹 黄南 刘娜丽 廖善维
<b>美术编辑</b> 刘娜丽 廖善维
<b>实习校对员</b> 陶芸芝 劳梓漓 何宸仪